大易擇言

仁和 許 槤 撰

不改其操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處困求濟在於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以有言不信也

伊川程子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惟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

折中曰案諸卦二五剛中皆為陰掩者惟困與節然以二體言之則節坎陽居上兌陰居下此困所以獨為剛掩也 視荀氏說尤精

愚案剛掩有二君子而揜於小人則世道之困也道心而揜於人心則心德之困也困卦之說不主世道而主心德

餘論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正義山陽王氏曰澤无水則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紫陽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何氏元子曰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生死禍福營為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不以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

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辨正愚案卦中凡剛爻皆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二以坎之主爻居下卦之中陷於困矣然非常人之所謂困也譬之酒食醉飽過度其樂鬱而未暢此君子抱道而未得志之象也其時德足於中不患世

辨正 愚案四初離下卦之陰體柔又以居非剛位不能自振故曰志在下也然而本心之天德終必起而為之助故曰有與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辨正 愚案五雖居中正之位而猶為剛掩一時未能盡達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於外而滿其所欲劓刖一形之見傷喻德之未光也赤紱所以蔽體困於赤紱言欲有未滿則反而求諸其身如孟子所謂愛人不親反其仁之類所以養其德者如此則不患於德之不光困之不出而可受福矣故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也　紱宜作禮玉藻赤紱幽衡之鞸一謂之鞸古人之蔽膝也祭服所用二文紱字與此同義變朱言赤者因取象有別而異其文非有他也祭祀與亨祀雖變文

紫陽朱子曰剭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為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

占其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辨正 愚案中直即中正也與同人九五同此言五爻天德未光不可不謂之困乃能反求諸身而終有以濟

辨正 愚案未當者言上六德不足而處高位也吉宜作志
志行者言能求其心德則易悔而為吉矣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

正義 北海鄭氏曰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
天下惠澤无窮也

衡水孔氏曰此卦明君子修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

建安邱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案此以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兩句為二義與程傳同然不如本義）

辨正 愚案繫辭傳云井德之地也言德自此而出也故先儒有謂此卦為言盡性之事者甚為有理蓋井以水輸民之用性以德給人之求象本相似改邑不改井事物雖无定形而性之在我者常定也无喪

法之而為養人之事此處不必更取汲水之罷若鄭氏以巽木為桔槔象傳之巽乎水而上水其說本誤蓋象傳惟取巽之入不取木之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正義伊川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

紫陽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
下故為此象蓋不食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
莫之顧也
虛齋蔡氏曰井以陽剛為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為
井泥為舊井井以上出為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為
不食為无禽
辨正
愚案崔氏憬曰禽古擒字禽猶獲也觀象傳以時舍
釋无禽則崔氏之說可用諸家皆以為禽鳥之禽

疑誤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正義衡水氏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為井泥也時舍也者人既不食禽亦不向是一時共棄舍也

伊川程子曰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

紫陽朱子曰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

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剛陽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

紫陽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五陽剛之才本可濟用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辨正 愚案漢書云去卑辱與渫而登本朝渫者汚也解易者乃以渫為不停汚殆不可曉此卦下三爻初六最下為井泥九二微有水為井谷九三已有水為井渫皆井之不被於用者若以井渫為不停汚與井洌何異乎此言爻至九三已非无水而停汚不

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用才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故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矣

紫陽朱子曰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

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下而未為時用故其

象占如此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福也

愚案九三處非其位而蒿目於天下之故不過等於

行道之嘆息而已是以願治之極而求王明也聖

人之情見乎辭矣

六四井甃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也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伊川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力无窮井之施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六

上元程廷祚撰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正義伊川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而利於正道則

矣

蒙齋李氏曰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元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通之道而利於不失政也正則其悔亡矣

辨正

愚案事不至可革之甚聖人未敢輕動已日乃孚亦如天時春必已盡然後革而為夏也先儒據輔嗣即日不孚之說以為若革之已日其義未安況六二明言已日乃革折中謂卦辭爻辭不應互異洵

存異漢上朱氏曰已日先儒讀作已事之已當讀作戊已之已十日至庚而更革也自庚至已十日浹矣已日者浹日也（案此說近鑿者從先儒可也）學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

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事之變革人
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
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
之行不能成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
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
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能大亨而
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地陰陽
推遷變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

宜革而後四時成也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象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餘論

紫陽朱子曰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火炎則水涸之義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

又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

扶衰救弊逐此補緝如鋼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半非止補其罅漏而已

雲峰胡氏曰彖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者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正義曾穭虞氏曰歷象謂日月星辰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

伊川程子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

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餘論

紫陽朱子曰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個治歷明時的道理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正義

新蔡干氏曰在革之初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黃牛之

革

劉氏長民曰下非可革之位初非可革之時要在固守中順之道而不敢有革也

伊川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皆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

取象於牛虎豹者以此牛之皮至堅韌難以更革者也以之繫物則固故遯二之執用者似之以之裹物則密故革之鞏用者似之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正義 東谷鄭氏曰當革之始遽革而人未必信固執中順之道循理而變通可也自我有為不可也於革之初言之欲其謹於始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噬嗑而取市合

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辨正 愚案爻辭多於本爻上下隔位取象如初九時未可革曰鞏用黃牛黃中色牛順物言當以柔中之道處之此取象於六二也六二雖以柔居中而聖人猶不欲其輕革曰已日乃革言當終此一卦以起革言三就之義此取象於九三也云已日以見不在此爻而又云乃革以致審慎之意此所以征吉而无咎也解者以為此爻即當革位似覺太早而

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從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慎重之至能如是則必得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可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而自任其剛明審

當位易有輕躁之失其德正與六二相反征凶謂
必不吉也貞厲謂不能无咎也惟審度至於再三
則可以取信於天下而後可以言革矣大意皆謂
不可輕革先儒反以貞厲為固守不變殊失本旨

餘論

泉峰龔氏曰九三以過剛之才躁動以往則凶處當
革之時貞固自守則厲惟於改革之言詳審三就
則既无躁動之凶又无固守之厲得其時宜所以
可革也

正義會稽虞氏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

陸氏希聲曰革而當故悔亡也為物所信則命令不便於民者可改易而革字著於爻辭至於四則獲吉

劉氏長民曰成革之體在此一爻且自初至三則革道已成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於爻辭至於四則惟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

伊川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

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

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辨正

愚案諸家皆以命為命令以理測之改命即象傳之所謂革命也國家受命以興德衰則當改而非其人之德足以服乎天下之心則革而不當且有受其凶咎者矣乃可以言吉乎九四居革言三就之後已交說體是革道之成也故曰改命吉九五上六則既革之後矣

通論

雲峰胡氏曰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紫陽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理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事理明著其虎文之炳炳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愚案大人虎變湯武是也以不得已之心而行順天應人之事其心迹昭然明著於天下故曰其文炳也使少有暗昧之私而為天下所難知難明則操莽之鬼蜮而非湯武之虎變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
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
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
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此所以
能元亨也

愚案鼎者養人之器取以卦名以鼎喻天下也天下
非聖人不可有故遂言聖人祀天養賢之事以上
下卦體言曰巽而明以文位言曰得中而應乎剛

剛者天德能巽天以從天德而後可以有天下也

卦體爻位如此故彖辭直曰元亨與大有同矣

耳目聰三字宜衍彖傳中言卦才无此例

象曰木上有火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義臨淄房氏曰鼎者神器至大重正位凝命命法其重大不可遷移也

紫陽朱子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猶凝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愚案初爻在下故為趾以其柔也故為顛鼎而顛趾似非所宜然其中之否惡因是而出則亦鼎之利也鼎居革後此爻適際其間有除舊布新之象焉舊盡於上而新生於下必有崛起側陋而纘承大統者如舜禹之起於匹夫湯武之興於侯服不必論其始之賤也因妾而得其子復何咎乎又鼎腹有室象趾之顛室之側也故為得妾之喻舊解未確○无咎重以其子

則天下皆起而我仇我疾矣二剛而中能以德守
罷使天下興愛戴之誠泯憎怨之心則雖有欲問
是鼎者而无由至其前矣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
即其吉為何如乎仇傳曰怨耦是也舊解意似未
安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
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
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

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應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辨正 愚案慎所之猶言不可以不擇術也終无尤釋不我

能即之意

存疑 伊川程子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不能瞻於初而上交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

過剛失中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朕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愚案方雨虧宜句悔宜句耳宜在上三猶居下卦適當鼎腹而未及於耳之用故為鼎耳革猶足本在下四已交上卦亦適當鼎腹而不及於足之用故

存疑 伊川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

象曰鼎而革失其義也

辨正 愚案不曰无耳而曰耳革者明非无耳雖有耳而不為之用也然自是而為廢鼎矣故曰失其義也猶不能聽正言行正道則為失有天下之義也

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紫陽朱子曰言失信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正義山陽王氏曰居中以柔能以通理納乎剛正故曰黃耳金鉉利貞也

秋山王氏曰黃則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黃中色謂五之中也金剛德謂上之陽

也主一鼎者在乎耳耳不虛中則鼎雖有鉉而无所措耳而无鉉則鼎雖有實而无所施故鼎之六五虛其中以納上九陽剛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猶鼎黃耳得金鉉也曰利貞亦以陰居陽而有此戒

辨正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

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而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正義 吳郡陸氏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為貴

白雲鄒氏曰中以為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為

雲峰胡氏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自
六五之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為金鉉上九下得
六五之柔則以為玉鉉
愚案五耳象也上鉉象也五言耳而兼言鉉者言有
五之黃耳而後可以受鉉非謂五既為耳又為鉉
也至若五上視上九而為金鉉上下視六五而為
玉鉉耳與鉉二物相為用而不可解故有此象而
因以喻剛柔相濟之道其實金鉉玉鉉皆上九也